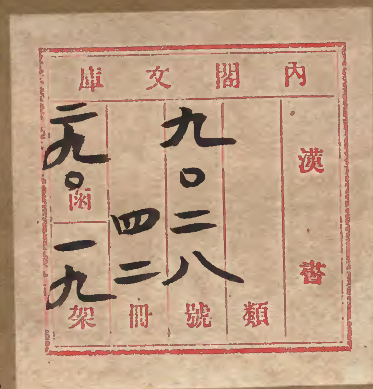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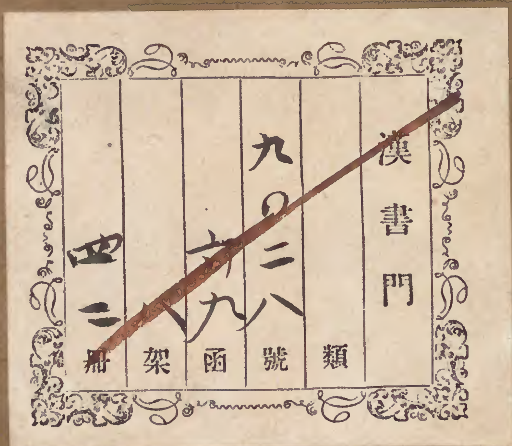


廿二史言行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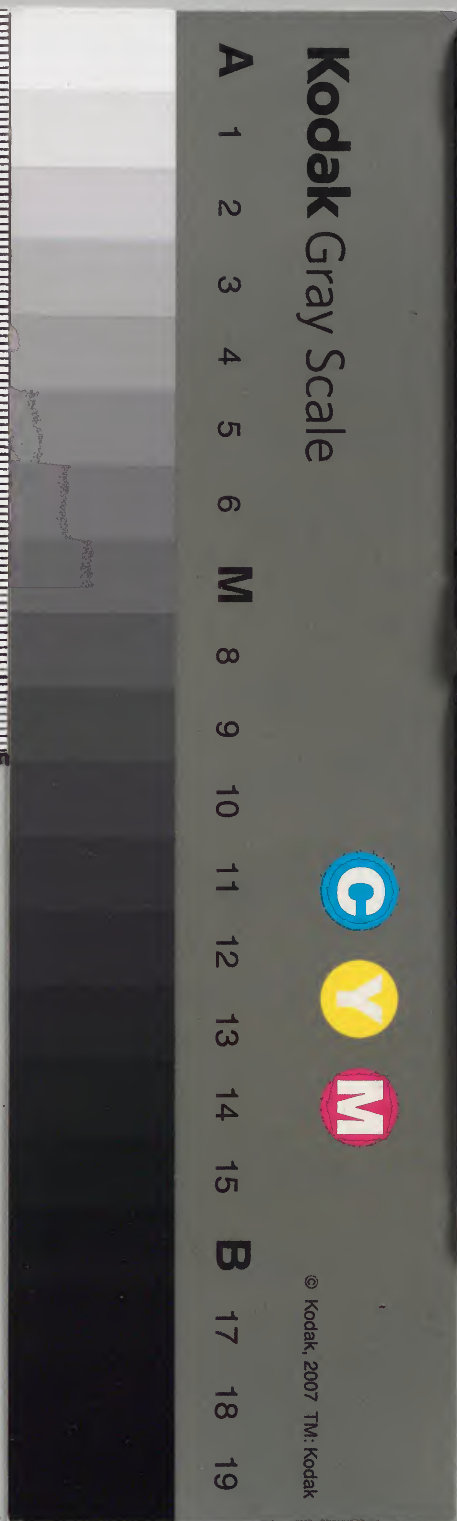
廿六下

二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28
冊數	42 ( 23 )	
函號	290	141

共四十三  
史鈔九



淺草文庫

吳兢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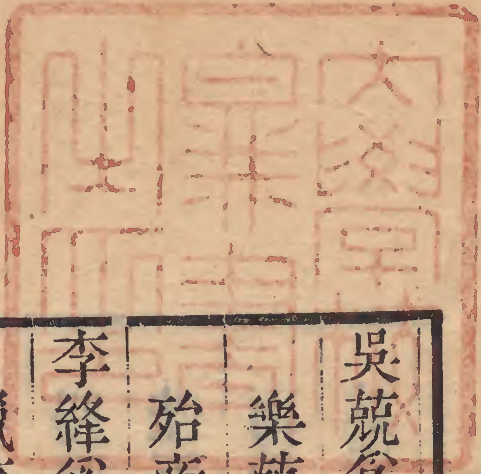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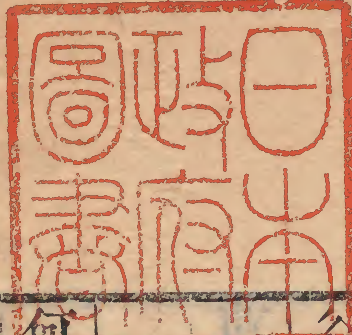
殆帝納之新唐書 吳兢傳

李絳為華州刺史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新唐書 李絳傳

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為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悅其

直賜帛二百段新唐書 谷那律傳

何澤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



軍食今田將熟柰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  
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  
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五代史  
何澤傳

曹輔歷祕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  
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  
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  
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  
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塵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  
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  
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

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  
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  
仁祖視民如子憫然唯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  
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  
何負於盜哉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  
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  
禍心發蠶蠹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  
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  
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  
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

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陞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

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

介意

宋史曹輔傳

陳俊卿授吏部尙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

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

宋史陳俊卿傳

郭襲景宗卽位拜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卽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獵甚於

往日萬一有銜檠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疆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遼史郭襲傳

蕭韓家奴擢翰林都林牙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為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為賢帝默然

遼史蕭韓家奴傳

守道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

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

金史完顏守道傳

梁肅拜參知政事肅奏事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為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

武故時一往爾

金史梁肅傳

張萬公加金紫光祿大夫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上嘗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

改容而止

金史張萬公傳

許安仁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

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金史許安仁傳

路伯達為大理司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

奏不報金史路伯達傳

焦旭為監察御史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

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為罷獵金史焦旭傳

程案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上疏曰殿前點檢司

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禦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

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

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磧之地加之林木叢鬱

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

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

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

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

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之意也臣願陛

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

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

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

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幟幟為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

宗廟社稷之憂金史程案傳

烏古論元忠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

之金史烏古論元忠傳

劉煥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

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金史

劉煥傳

愛薛掌廣惠司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

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為罷獵元史愛薛傳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萬乘之

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

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元史自當傳

蓋苗為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

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

乎帝嘉納之元史蓋苗傳

戒異端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

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

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

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十一 史言行略 卷二十六  
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宏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築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漢書郊祀傳

桓譚世祖卽位拜議郎給事中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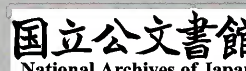


譚上疏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  
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  
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  
久乃得解後漢書桓譚傳

尹敏建武二年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  
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  
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後漢書尹敏傳

蔡謨遷太常領祕書監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  
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

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  
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  
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  
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  
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  
有疑焉於是遂寢晉書蔡謨傳  
顏延之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  
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  
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  
坐豈可使刑餘居之南史顏延之傳



十一身言行略 卷二十六  
虞愿宋明帝立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南史虞愿傳

李嶠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

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備力客作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舊唐書李嶠傳

崔蠡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

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  
忌日為寺觀設齋焚香赴今已後並宜停罷

舊唐書 崔寧傳

韓愈元和十二年授刑部侍郎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

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

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

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

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

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

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

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

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帝在位九十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

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

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

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

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亾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

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

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

十一身言行略 卷二十一  
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  
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  
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  
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  
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  
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  
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  
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  
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爲供養者傷  
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  
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  
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  
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  
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尙

七十二史言行略 卷二十一  
令巫祝先以桃茆被除不祥然後進帛今無故取朽穢之物  
觀視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  
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  
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  
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  
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  
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  
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

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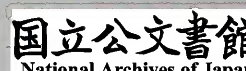
貶爲潮州刺史

舊唐書  
韓愈傳

李邕拜左拾遺中宗卽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祕書監邕上書諫  
曰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  
祿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  
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  
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尙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  
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邱  
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  
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氏久應得之  
 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  
 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  
 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  
 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  
 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  
 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  
 天理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舊唐書李邕傳  
 蕭倣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  
 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

所向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  
 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新唐書蕭瑀傳  
 狄仁傑除內史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  
 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  
 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  
 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  
 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  
 之后由是罷役新唐書狄仁傑傳  
 郝處俊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  
 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



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爲祕劑取靈藥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

臺三品

新唐書郝處俊傳

裴潏擢起居舍人憲宗喜方士而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潏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剝祲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

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練爲神以誅權賄爲窮情得不恥遁亾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爲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

十一身言行略 卷二十一  
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後皆詐誦  
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  
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  
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潯遷刑部  
郎中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潯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  
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  
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  
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  
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  
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

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  
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尙當重慎故禮稱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  
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  
忤旨莫敢言臣蓬蔽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爲者聞而默  
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臯不獲

新唐書  
裴潯傳

姚崇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戶彊丁因避賦役至  
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  
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

者餘萬二千人

新唐書  
姚崇傳



張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而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

新唐書張鎬傳

李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

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

果為累云

新唐書李藩傳

趙鳳遷禮部侍郎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元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元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

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

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五代史趙鳳傳

陳恕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

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

不論可也宋史陳恕傳

賈昌朝授崇政殿說書加直集賢院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

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宋史賈昌朝傳

李紘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

會禮禳于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

輒聚緇黃讚頌于其間何以示中外宋史李昌齡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大慶殿設祈福道場

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

可聚老釋為瀆慢宋史高若訥傳

趙抃為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

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宋史趙抃傳

蔡襄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

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

不可徵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

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

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

也 宋史蔡襄傳

余靖進脩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亾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

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民哉 宋史余靖傳

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為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 宋史王陶傳

呂公著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 宋史呂公著傳

羅必元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鯁為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 宋史羅必元傳

楊文仲遷將作監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

諫移閭閻之聚為香火之庭不得為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

位豈以黃老之居為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

宋史楊文仲傳

陳搏讀經史百家之言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

以山水為樂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居華山

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

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

月餘從容問其術搏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

柰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

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

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

不于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

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與之語

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

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

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

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博達古今深究

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

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

宋史陳搏傳

室昉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初晉國公

十二史言行略 卷二十六  
主建佛寺于南京上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  
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上從之遼史室  
昉傳

耶律馬哥與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

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遼史耶律  
休哥傳

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初瀘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

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卽獲感應如此克

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

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

金史徒單  
克寧傳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

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  
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  
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

已元史廉  
希憲傳

不忽木拜平章政事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不忽

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遂弗與元史不  
忽木傳

愛薛掌廣惠司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及儀仗

以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

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元史愛  
薛傳

拜任拜中書左丞相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

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元史拜任傳

王結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

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元史王結傳

李木魯翀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帝師至有旨朝臣一品

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翀舉觴

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

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元史

李木魯翀傳

蓋苗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天歷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為佛  
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

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

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

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

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

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

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

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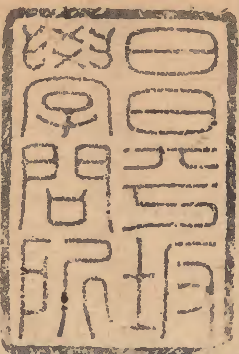
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

督役元史蓋苗傳

樊執敬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諗之曰帝師天

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禱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  
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為

元史樊  
執敬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六終

文化甲子

